

目錄

序言.....iv

上半部 惡作劇

第一幕 2016年12月27日	阿慈：聲紋.....003
第二幕 2015年6月21日	夏至：重遇你.....023
第三幕 2014年11月7日	阿慈：那個回憶的秋天.....045
第四幕 2017年7月12日（前）	晴夏：神的惡作劇.....069

下半部 捉迷藏

第五幕 2018年3月5日	若藻與阿慈：幻視與幻聽.....093
第六幕 2019年6月18日	阿思：喜歡與不喜歡.....115
第七幕 2020年12月31日	奈保：真實與謊言.....145
第八幕 2017年7月12日（後）	阿慈：惡作劇與承諾.....169

彩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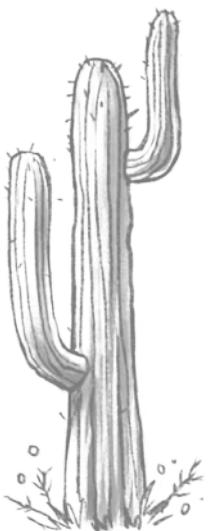
2013年	晴夏：雞蛋仔和夾餅.....189
後記——下一次，再下一次.....	203

第一幕

2016年12月27日

阿慈：聲紋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偶爾就會耳鳴，
不論是在寧靜的地方，還是吵鬧的環境，
一旦耳鳴，其他的聲音都變得模糊，
我只能聽到自己的耳朵在尖叫。



相信若干年後，我仍然會記得每次跟她相遇的情景。在每次遇到她的一剎，世界彷彿停止運作，萬物都化身成佈景，好像只剩下我和她。妹妹告訴過我，古希臘一位戲劇大師曾經說過，人本來是兩位一體，是宙斯怕了人類造反，於是把人分割成兩半，被分割的個體一生最終目標就是要尋找另一半。

「你就是我生命的另一半。」我當然沒有戲劇性說出這句話，但我知道在我短暫的一生裡，她就是那個人。



這一次，我正在往上野的列車內，擠迫的人群把我和家人分隔了，而跟她，或許很近，或許很遠。如果沒有發生任何事的話，這只會是家族旅行裡的一次平淡車程。

除了我站不穩撞到了一位叔叔，其餘就沒有什麼事發生。那位叔叔應該整夜沒睡，一張開口就是臭氣，從他的表情和嘴形，似乎在罵我沒有好好站穩，撞到了他，真倒霉之類。但我不敢肯定，一臉茫然，他看見我沒有反應，也不好意思再罵下去。

其實我想跟他說對不起，但他的聲音離我很遠。當然，以我那極低程度的日語水平，要聽清楚他的話是沒有可能的。不過我想說的不是這件事，在他開始罵我的一刻，我就開始耳鳴，刺耳的聲音直透我的耳膜，弄得我極不舒服，其他的聲音是聽到的，但並不清楚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偶爾就會耳鳴，不論是在寧靜的地方，還是吵鬧的環境，一旦耳鳴，其他的聲音都變得模糊，我只能聽到自己的耳朵在尖叫。

看過專科，驗過耳，但就是找不到病因，醫生說可能是壓力太多，開了消炎止痛藥就把我打發掉。在我臨走前，他補充了一句，如果發作得太頻密，就回來覆診。我沒吃那些藥，也沒有覆診，反正耳鳴的情況隔好一陣子才出現一次，習慣了就不大打擾生活，除了這一次，耳鳴和被罵聲重疊，令我極不舒服。既然聽不見，我阿Q地想一下，不如把他的話當作讚美。如果一切如此發生，故事就不用再演下去。

就在大叔別過臉的時候，耳鳴的聲音越來越響，即使我按著耳朵也聽到。列車到達御徒町站，「すみません」，是把熟悉的女聲，但不是姊姊，也不是妹妹。我望向右面，一名女子夾在人群之間，離開了車廂。我稍稍驚訝，這還是我第一次在耳鳴時聽其他聲音聽得如此清楚，而且這聲紋，我應該聽過，但不是近期的事。惟一時之間，我想不到

她是誰。

是誰呢？我回頭看向她。她留了頭鬢曲的短髮，似乎披著一件白色的大褸，但在人群之間，我看不清楚。我覺得奇怪之際，姊姊叫住我：「阿慈，什麼事？」耳鳴的聲音退去，姊姊的聲音清脆如昔。「沒什麼。」車門關上，列車緩緩開動，白衣女子離我越來越遠。既然不知道她是誰，應該不是什麼要緊的人吧？

在上野站下了車，姊姊和妹妹嚷著要去看熊貓，我本身對參養的動物沒有什麼好感。「我不去了。」妹妹鼓起兩腮：「你不可以合群點嗎？」她這樣說，我更加不想去。姊姊明白我的性情，「隨便你。」妹妹不服氣，「不是你想看園景嗎？你定是妒忌熊貓比你可愛。」

可愛？或許有人會如此覺得，但我全然沒有這種想法，我一直不喜歡飼養小動物，或許我沒有愛心，又或許我覺得被參養的動物缺少靈魂吧！家偉說我想得太多，養和被養、參觀和被參觀，大家有了默契、關係，不就相安無事嗎？記得那一天，我們在動物公園，眼前都是那些猩猩和猴子。看著牠們空洞的眼神，被囚禁的身體，我覺得很悲傷。默契、關係，令我有少許不寒而慄。

「好吧，電話聯絡，稍後在蕎麥麵店見。」姊姊說完，就與妹妹朝動物園走去。姊姊比我們年長六歲，高材生，大學畢業後很快便找到工作，但壓力看來頗大，每逢長假期一定要到外地跑。我和妹妹是孿生的，或許是異卵雙生的緣故，我們在各方面都不相同：性格、外形、性情，完全是兩個極端。妹妹好動、合群，喜歡演話劇、跳舞，運動也一流；我只喜歡靜靜地坐著，不大與人溝通，除了家偉外，沒有其他朋友。小時候也玩過溜冰，但已經很久沒有到溜冰場了。

不過我和妹妹有個共通點，就是我們都不及姊姊成績好，我們公開試的成績都不理想，但妹妹有演戲的天分，又活躍，拿到入讀演藝課程的基本分數，我就讀園藝及園境管理課程。放榜那天，妹妹戲稱：「定是你攤分了我的智慧。」我聳聳肩，「可能吧！」

跟昨天去過的銀座不同，上野的風格與旺角相似，玩具店、時裝店都很地道，還有藥妝店、居酒屋。我走進了一間古著店，拿起幾件襯衫隨意搭配。突然，我覺得有點異樣，偏頭一看，看見一名女子走進店內。起初我還不知道是她，直到她又說出那句「すみません」，我才肯定她就是我剛才在車廂遇到的人。這麼短時間再聽多一次，聲紋自

然完全吻合，不過這聲紋既熟悉又陌生，真是有點古怪。

就是這樣，我們再次「見面」了，在一間古著店內，一切看似偶然，又看似命中注定。她應該不認得我，逕自走到帽子架前，拿起一頂淺啡色的帽子試戴。我這才發現她的白色大樓下，是一條跟帽子同色的長褲。

以我有限的審美觀，我覺得那帽子跟她的鬢曲短髮很合襯。她的樣子有點眼熟，但對於面盲的我，記不起她是誰，也是十分正常的事。如果不是對人的聲紋特別敏感，我對只見過一次的人很難記上心。而偏偏聲紋又會隨著人的年紀而變化，有時候我要過了好幾個小時，才想起早上碰過的所謂「陌生人」是誰。

我還沒有看清楚她是誰，她已經拿著帽子走到櫃枱，遞上一張信用卡，可是店員卻搖了搖手，把卡遞回給她。她只好打開錢包，拿出現金，可是找了好一會兒，偏偏欠一千日圓。她的日文不大好，想叫店員將就一下，但店員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。我走上前，把兩個五百日圓放在桌面。她和店員看著我這個陌生人，我搔搔頭，用廣東話說：「我借給你。」

當我以為她會感謝我的時候，她卻說：「我沒法還給你。」語音剛罷，熟悉的感覺立即填滿我的思緒，我終於記起在哪裡見過她，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，而且……：我不自覺摸了摸右面頰，感到有點燙熱。當時的她為什麼在我睜開眼睛後便不見了？但這個她好像完全記不起我，而且十分奇怪，可能是化了妝的緣故，她的臉比起年多前見到她的時候，成熟了很多。難道我見過的是她的妹妹？

「你怎樣了？」她問。今天真是古怪，我竟然沒法把她的聲紋和外貌連結起來，是睡不夠，還是在外地的緣故呢？「我沒事。」我離開古著店，抬頭看了看天，深深吸了口氣。她追了出來，不但沒有買下帽子，還把兩個五百日圓遞回給我。我說：「真的不用還給我。」她說：「我不習慣欠人家的，哪怕是一元幾角，也不想欠對方。」我覺得她的執拗有點兒可笑，但沒法子，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同。

「你是來旅行嗎？」「是的。跟姊姊和妹妹。」「她們呢？」「去了動物園。你也是來旅行嗎？」「也是，不過跟朋友失散了。」「你沒有打電話給他？」「電話壞了。」「我借給你。」「是他的電話壞了。」「你來多少天？」「五天。你呢？」「七天，明天去箱根。」「我明天回去了。」

她臉上的神情有點詭異，似乎藏著些秘密，不會「又」是跟男朋友吵架出走吧？我

忽然很想問她「你不記得我嗎？」，卻怕自己認錯了人，沒有再說下去。沉默一下子就在我倆之間擴散，我也早習以為常，不要說跟陌生人，連認識的同學我也不大搭理。

我滿以為我們要分開的時候，她突然說：「有你陪我真好，正好打發我的時間。你為什麼不去動物園呢？」我隨意說了個借口，她就說：「我們去吃午餐，你有什麼推介呢？不過不要這麼貴，我的信用卡在這裡用不到，否則姊姊可以請你。」

似曾相識的情節再一次發生，但我在意的卻是另一件事——姊姊嘛？她看見我臉色有點遲疑，笑著說：「小弟弟，你不會想叫我姨姨吧？」小弟弟？我十九歲了，不再是小弟弟。我想反駁，但想來這不過是無謂的口舌之爭，也就忍著不說。「你想到要去哪兒吃飯沒有呢？」

我本來想說去蕎麥麵店，但我不大想姊姊她們看見我倆，於是打開手機，找找附近的餐廳。她卻先一步走向眼前的居酒屋，說：「我們去吃炸牛扒。」我瞟了瞟門口的宣傳牌，幸好除了炸牛扒外，還有其他炸物、海鮮丼，而且價錢也不貴，是我可以負擔的範圍。

她不理會我，逕自走進食肆，選了個位置坐了下來。我們點了菜，靜待食物端上

來。「你為什麼不吃炸牛扒？這不是這間店的招牌菜嗎？」聽著她的提問，我有點失望。「我不吃紅肉，豬牛羊都不吃，通常只吃菜和魚。」她定睛看了看我，認真地問：「雞呢？」我盡量不動聲色地答：「吃。」

食物端了上來，她卻不先吃自己的牛扒，反過來挾走我的一隻蝦，說：「請姊姊吃一隻蝦，可以嗎？」她已經把蝦放了進口，我還可以說什麼呢？「蝦是天下最甘味。」她說完，舔了舔唇，露出「大滿足」的神情。真的如此美味嗎？我忽然覺得坐在我眼前的是飲食節目的主持，只差一部攝錄機。難道她的工作是飲食 KOL？我看過她的片嗎？

咦？不要說工作，我們好像還不知道對方的姓名。我正想問她名字的時候，她卻先一步問：「你為什麼不吃紅肉呢？是因為信教嗎？」「是習慣。」我說了這個回答了數十遍的答案。「真有趣，通常人們的答案不是因為信教，就是因為健康，又或者因為同情心。」「是嗎？我也不知道，有一天突然覺得自己可以不吃紅肉，就不吃了。」「真有趣。」她再次說出這三個字。

我露出疑惑之色，她看見，也好像受到我的感染，露出相同的神情。我只好說：「其實這真的有趣嗎？」「並不是。你知道嗎？有些人說『有趣』，其實事情本身並沒有

趣，只是想不到說什麼。」我知道，但你的意思好像不是這個。」是的。我應該怎樣表達才好呢……」

她咀嚼完一塊牛扒，才說：「你的答案其實不是真正的原因。」「什麼？」「習慣只是過程，而不是原因。你不吃第一口紅肉的動機才是真正答案。」「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原因，只是覺得可以不吃。」所以我才說有趣，你的所謂『習慣』不是要回答任何人，而是跟回答『有趣』二字一樣，是想完結話題。」

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她才好，除了家偉外，我很少跟人聊天，如此深入去討論一件事，對我來說是很陌生的事。我應該堅持，還是反駁她呢？我百思不得答案，只好靜靜地吃自己的丼飯。午飯時間，居酒屋半滿，人們一面聊天，一面吃飯，氣氛尚算熱鬧，不會令我們這邊顯得特別冷清。

或許她怕我生氣，又說：「其實真的很感謝你，在我最需要人陪伴的時候，竟然遇上你。」你真的不用找你的朋友？」「不用，我們早約定失散了就各有各玩，夜了就回酒店會合。」但你的錢不夠，而且信用卡又用不到。」你說得不錯，因此一會兒就要看你的本事，你有什麼好玩又免費的地方帶我去呢？」

行程一向是妹妹安排，如果遇到我不喜歡的地方，我通常會四處閒逛，到了吃飯的時間才會合她們。糟了！我還沒來得及反應，手機響起，是妹妹的來電。我望了望她，走了出食店，接了電話。「我們逛完動物園，到蕎麥麵店集合。」我回頭看著居酒屋內的她，說：「我不肚餓。」「你是否偷吃了什麼美食？」果然是雙胞胎，我只好呼了口氣，說：「我吃飽了，晚點才找你們。」

我走進店子，她正入神地看著玻璃櫥窗上《你的名字》的電影海報。這動畫電影是說一對中學生身體互換而引發的愛情故事，結尾兩人都失去了交換時的記憶，不過仍依稀對對方有印象，在東京街頭偶然遇上，正想問對方的名字，電影就完結。

電影在香港上映了一個多月，我是跟姊姊和妹妹一起去看。妹妹看完後說「不得了」、「真浪漫」，如果有真人版，她也想演出。姊姊附和說：「影后，我們就等著你請我們去看表演。」姊姊十分懂得跟妹妹相處，她不會責怪妹妹的胡思亂想，反而會在言辭上推波助瀾，妹妹聽著，起初都會心思，不過稍稍平伏過來，就會自動打消念頭：「不過要買劇本回來挺貴的，而且珠玉在前，誰演都比不上這個二次元的女主角。」

二次元嗎？我坐了下來，說：「你很喜欢這電影嗎？」「我沒有看過。」「那真可惜，

這電影真的不得了，十分浪漫，很多少女喜歡。」我借用了妹妹的評價。她皺了皺眉，說：「什麼少女喜歡，你是否影射我年紀大呢？小弟弟。」「絕無此意。」「如果你有此意，下次我要吃你兩隻蝦。」「可惜我們不懂得日文，否則可以去看電影。」

她的瞳孔突然放大，盯著我。我愕然地問：「我說錯了嗎？」「你忘記了我說免費的活動嗎？」「我當然記得，我們可以去動物園。」「你不是不喜歡嗎？而且動物園不是要收費嗎？」我搔搔頭，看了看海報，突然想起妹妹會帶我和姊姊參觀動畫的實景，不如……不，她沒有看過電影，不會有感受的，況且縱使她看過電影，也不會去朝聖吧。

「活動」，告訴我那套電影說什麼。」我點點頭，就說出電影的內容，從身體互換到失去記憶，到電影名字的意思。她聽完，突然把手伸了過來，她的個子比姊姊還高，跟我差不多，不過她的手卻比姊姊還要大，不像女孩子的手。「你說了整套電影的劇情，不是在套我的名字嗎？又或者你也要我們像男女主角般把名字寫在手上嗎？」

我剛剛確實也提到男女主角在臨分手前，曾把「名字」寫到對方的手上。但是我……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，我只有想伸手去握住她手腕的衝動。這種衝動的感覺很熟悉，又很陌生，惟回心一想，我們才剛剛認識，我只好把手握成拳頭，放在桌下。她也收回了

右手。「還是不要知道名字比較好。」我吞了口涎沫，提起膽量，說：「我可以猜猜你的名字嗎？」「你偷看了我的證件嗎？」她說完，誇張地在手袋找了一會兒，終於拿出了一個粉藍色的錢包。這錢包的顏色帶點卡通，牌子我沒有見過。

「你儘管猜吧，猜中了的話，這頓飯我付款。」「你是不夠錢嗎？」「一會兒就有錢，別糾纏在這話題上，快點猜吧！」「你叫夏至，二十四節氣之一。」她露出驚訝的表情。果然是她。我一年多前曾經遇過她，她為什麼扮作不認識我呢？而且她的臉像成熟了五六年，是工作太辛苦嗎？

「錯了。我叫冬。」她的表情有點古怪。我的眼波立時落在她的錢包之上，很想叫她拿出身份證來看看。她迎上了我的眼波，失笑地說：「被你猜中了。不過……」不過什麼呢？「你只猜中一個字。」她拿出身份證，把出生日期和照片都掩蓋著，只露出她的名字——「于晴夏」。

確實不是夏至，我呼了口氣，這個世界真是神奇，她和夏至的外形、名字都很相似，不過她顯然比夏至大上幾歲，而且聲紋也跟夏至不大相同，不過又隱隱約約有點相同。